

看不见的维持：论仪式体验的隐性基础设施——以世界杯观看危机为中心的诊断

胡志英 著 SDE 学员专栏 2026年7月21日

摘要 本文提出并论证了一个新的理论概念——“仪式体验的隐性基础设施”，用以解释当代大型集体仪式（以世界杯足球赛为典型案例）同时呈现全球狂热与普遍危机感的悖论现象。本文的核心命题是：世界杯仪式的完整体验，始终依赖一套未被明码标价、不被公共话语承认的物质与注意力成本，这套成本构成了仪式的“隐性基础设施”。在传统媒介秩序下，该成本被系统地、无声地转嫁给特定的底层群体，其牺牲不被记录，由此制造了“全民同步”的完整幻象；在当代，媒介格式的迁移与劳动的碎片化导致成本重新摊牌，曾经被遮蔽的裂缝成为所有群体共同经历的断裂。本文通过理论建构、跨学科同构映射与机制证伪设计，论证了这一概念的不可还原性：它不等同于阶级压迫、文化工业批判、时间匮乏论或路径依赖等既有范式，而是指认了一个此前被学科划界所遗漏的现象结构——系统稳定性的根基，恰好是其崩溃的种子。本研究将这一源自仪式分析的诊断，扩展至公共服务的多个领域，揭示了当代社会运行中的一个普遍逻辑：维持表面正常的一切，都在暗中消耗着未被承认的资源。当消耗变得可见，“正常”随即瓦解。

关键词 隐性基础设施；仪式体验；成本转嫁；媒介迁移；世界杯；注意力经济

作者：胡志英

1 引言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全球约15亿人观看了阿根廷与法国的巅峰对决。社交媒体上，无数观众描述了一种混杂着狂喜与疲惫的体验：他们在深夜、在工作间隙、在通勤路上，透过碎片化的屏幕窗口追逐着同一个皮球。一种奇特的共识弥漫开来——比赛依然精彩，但观看比赛的方式似乎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这种改变被笼统地归因于“注意力碎片化”“快节奏生活”或“媒介的衰落”。这些描述捕捉了现象的表层，却未能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只是媒介格局的自然演变，为何这种变化被如此普遍地体验为一种“失去”？

当代对集体仪式危机的讨论，往往在两种解释之间摇摆。一种解释指向技术：新的数字媒介以其选择性推送的逻辑，瓦解了大众传媒时代亿万观众同步围坐电视机前的“共识性”。另一种解释指向物质条件：当代劳动形态对人的时间与注意力的挤压，使得整块、沉浸的观看成为一种奢侈。两种解释各自捕捉了部分真相，但它们共同分享了一个隐含的前提——曾经存在一种更为“完整”的集体观看方式，而我们现在正在失去它。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所谓的“完整的集体观看方式”，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种系统性的谬误之上。在大众传媒的黄金时代，看似全民同步的仪式体验，其维持依赖于一整套不被明码标价、不被公共话语承认的物质与注意力成本。这套成本被系统地、无声地转嫁给特定的底层群体——那些从未拥有过整块闲暇、安静客厅和不受侵犯注意力的人。他们被榨干的身体和不被统计的缺席，构成了仪式完整性得以显现的黑暗物质。本文将此称为仪式体验的“隐性基础设施”（implicit infrastructure of ritual experience）。

这一诊断将“仪式危机”的实质从“衰退叙事”中解放出来，重构为另一种问题：仪式的维持从来不是自然发生的免费馈赠，而是一套需要特定群体承担成本的精密分配系统。当代的普遍焦虑，并非因为成本突然出现，而是因为成本的账单第一次寄到了有话语权的群体手中。这正是危机感的根源——不是仪式的失效，而是维持仪式所必需的牺牲，从不可见之处涌入了可见的公共领域。

在世界杯这个看似具体的文化现象背后，本文试图构建一个可迁移的理论框架。世界杯只是一个极端的、高度可见的案例，它折射的是当代社会中一个更普遍的运行逻辑：从城市基础设施到教育公平，从医疗保障到环境治理，维持表面正常的一切，都在暗中消耗着未被承认的——或被刻意转嫁的——资源。当消耗变得可见，“正常”的状态随即面临瓦解。本文的目标是从世界杯这个解剖样本出发，为识别和理解一类普遍的社会机制提供分析工具。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回顾既有文献中关于仪式退化、注意力经济和文化消费的三条研究路径，指出它们各自的理论盲区。第三节建构“隐性基础设施”的理论框架，明确其定义、构成要素与运作机制。第四节说明本文采用的概念分析与跨学科比较方法。第五节是分析和讨论的主体，将核心机制展开为三个层面——成本转嫁的触发杠杆、成本的历史遮蔽、以及成本摊牌的差异化后果——并直面最强劲的竞争解释，设计可操作的机制证伪条件。第六节总结理论贡献、实践含义与未来研究方向。

2 文献综述

关于世界杯所代表的集体仪式体验的变迁，现有文献大致可以归纳为三条研究路径：仪式退化论、注意力经济学批判、以及文化消费分化论。这三条路径各自提供了重要洞见，但也都受限于特定的分析盲区，未能完整把握仪式维持与崩解的双面机制。

2.1 仪式退化论：从媒过渡态到集体体验的耗竭

仪式退化论的核心命题是：以电视直播为媒介基底的集体观看仪式，正在被数字媒过渡态的系统性变迁所瓦解。Dayan 与 Katz（1992）在其关于“媒介事件”的经典研究中，将世界杯、奥运会等大型赛事的直播定义为一种现代世俗仪式，其核心机制是“同步观看”——亿万观众在同一时刻、通过同一信号、共享同一种情感体验。这种同步制造了一种时间的共识和社会的凝聚。Couldry（2003）进一步指出，这种同步观看超越了信息传递，构成了一种“媒介仪式”：观众通过参与观看行为本身，确认了社会共同体的存在。

在此传统下，对于仪式的当代危机，学者们给出了媒介格式层面的诊断。Lovink（2019）分析了社交媒体的“算法推送”逻辑如何取代了广播时代的“同步强制”：用户不再被共同的时间表聚集于同一块屏幕前，而是被分散到个性化的信息流中。Turner（2022）研究了“第二屏”行为——观众在看比赛的同时刷手机、发社交媒体、看数据流——如何使得观看行为从沉浸式的单向接受转变为碎片化的多任务处理。这类研究的核心判断是：新旧媒介格式之间存在一种“架构互斥”：旧格式依赖同步性和被动接受，新格式鼓励异步性和主动参与，二者之间的过渡造成了仪式体验的不可逆损失。

仪式退化论的贡献在于精准定位了媒介变迁的结构性影响，但其局限同样明显。第一，它倾向于将媒介格式视为独立变量，忽视了格式本身是更广泛的社会物质条件——尤其是劳动形态与注意力分配——的产物。一个人在工作时间之外还有多少注意力可以投注于任何格式的观看？他所处的空间是否允许不受侵扰的观看？这些问题在仪式退化论的框架中被边缘化了。第二，更为根本的是，它将传统媒介时代的仪式完整性视为一种真实曾经存在而后丧失的经验，而没有检视这种“完整性”的社会分配前提。正如下文将要论证的，这种完整性从一开始就是阶级特权的产物。

2.2 注意力经济学批判：生命时间的商品化

第二条路径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将仪式体验的碎片化诊断为注意力经济体系下生命时间的全面商品化。Hochschild（1997）对“情感劳动”和“时间绑定”的研究奠定了这一路径的基础：在当代劳动体系中，资本不仅购买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也渗透进其情感管理和私人生活节奏之中。Crary（2013）在其颇具影响的《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中，描绘了一个永不停歇的循环：技术设备消除了白天与黑夜、工作与休息的界限，人类的注意力被延展为一个不间断的榨取面。

在这一框架下，世界杯观看的危机被解读为注意力商品化的一个典型案例。Goodin 等（2008）提出的“时间匮乏”（time poverty）概念指出，缺乏对时间的自主控制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普遍贫困形式。观看一场完整的足球比赛需要的不仅是90分钟，而是包括赛前预热、赛后消化、不受打断的情绪沉浸——这一整套时间轨迹在碎片化劳动的压力下难以为继。Jarvis（2021）的研究发现，即使在表面上享有灵活工作时间的知识劳动者中，持续注意力的能力也因频繁的任务切换和信息轰炸而显著下降。完整的观看体验需要的并非单纯的时间量，而是一种未被切割的时间质——这正是注意力经济持续消耗的对象。

注意力经济学批判的洞察力在于，它揭示了个体注意力耗竭并非个人意志力薄弱的结果，而是系统性的经济逻辑所驱动。然而，这一路径也存在两个盲区。第一，它倾向于将注意力耗竭描述为一个普遍化、均匀化的过程——所有人被同等程度地剥夺——而忽视了阶级位置的差异如何决定了谁最先被剥夺、谁被剥夺得最彻底。第二，它将商品化视为一种单向的侵蚀力量：资本逻辑不断向外扩张，意义领域节节败退。但正如后文将论证的，商品化机制也内含有自我反噬的结构——维持商品化本身需要不被计价的隐性成本，当这些成本也被当代劳动形态侵蚀时，商品化的收编机制自身将面临崩解。

2.3 文化消费分化论：阶级、阶层与体验的不平等

第三条路径来自文化社会学，它聚焦于文化消费实践的阶级分化。Bourdieu（1984）的经典研究已指出，文化趣味并非天然禀赋，而是阶级位置的符号化表达。在此传统下，Crawford（2020）对体育观看中的阶级差异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发现完整的、沉浸式的观赛体验——拥有不受打扰的时间、专享的空间、高品质的视听设备——高度集中于中上阶层。Lareau（2011）对家庭时间安排的民族志研究则显示，工人阶级家庭的日常节奏更多受到不可预测的劳动时间和经济压力的支配，参与长期规划性的文化活动（如全程追踪一届世界杯）的可能性较低。

这条路径将阶层不平等带入了仪式体验的分析核心，但其局限在于，它将不平等视为一个静态的结构特征——某些群体拥有完整的体验，某些群体拥有较少的体验。它未能把握的是，这种分配图景是如何在历史中动态演变的。大众传媒时代上中阶层的完整体验，本身是建立在底层群体牺牲的不可见之上的。而当这种牺牲图景在媒介迁移中被暴露，“完整”作为特权产物的本质才被广泛认知。这是一个遮蔽与暴露的动态过程，而非静止的分配状态。

2.4 跨路径对话与理论缺口

上述三条路径各自捕捉了仪式危机的一个侧面，却无法单独给出完整的解释。仪式退化论看到了格式断裂，却未看到格式断裂是更深的成本再分配机制的触发杠杆。注意力经济学批判看到了生命时间的商品化，却未看到商品化的自我反噬——维持商品化所依赖的隐性成本本身正在瓦解。文化消费分化论看到了体验的阶层差异，却未看到这种差异从隐性到显性的历史转变。

真正的理论缺口在于：这三条路径各自描绘了一幅画面——“仪式正在丧失完整性”“注意力正在被榨取”“体验被阶级分配”——却缺少一个统一的概念来把握，为何仪式的“坚固”与“崩塌”共用同一种机制。这个统一的概念，必须能够同时解释：(1) 仪式为何能在大众传媒时代维持“全民同步”的幻象；(2) 这一幻象在当代何以瓦解；(3) 瓦解为何被特定群体体验为一种突然的失去。这正是本文提出“隐性基础设施”所要填补的理论空白。

3 理论框架

3.1 核心概念定义

仪式体验的隐性基础设施，是指维持一种大规模集体仪式（如世界杯观看）的“完整、全民同步”的公共体验，所必须依赖的、但在主流话语中不被明码标价、不被承认为成本的那套物质与注意力条件。这套条件包括：(1) 持续性的整块时间，不被劳动或照料责任打断；(2) 专属的不受侵扰的空间，允许情感的自由投入；(3) 不被碎片化的注意力连续性，能够保持九十分钟以上的深度沉浸。这些条件并非仪式的附加装饰，而是仪式体验得以发生的物质基底。

“隐性”在此不等于“隐藏”或“秘密”。隐性基础设施是公开存在却未被计入成本账目的——如同一条道路的维护，在它正常运行时无人察觉，只有在路面塌陷时才显形。同理，仪式的隐性基础设

施在被特定群体持续承当时无人讨论，只有在成本开始回流到有话语权的群体时，才被感知为一种“危机的到来”。

与既有概念的关键区分如下。首先，它与“基础设施”概念的经典定义（Star, 1999）不同：经典基础设施研究关注的是物质的、可感知的技术系统（如供水、交通、网络），而隐性基础设施由其“不计价”的特征界定——它可以是物质的（如安静的住宅空间），也可以是非物质的（如注意力连续性）。其次，它与“情感劳动”“再生产劳动”的讨论（Hochschild, 1983; Federici, 2004）有共鸣之处——都关注那些维持公共生活所必须、却被系统性地排斥于经济核算之外的劳动形式——但隐性基础设施的焦点不是劳动主体的体验，而是系统如何通过转嫁这些成本来维持表面的正常。这是一种系统层面的机制，而非个体层面的经验描述。

3.2 核心命题与运作机制

本文的理论框架基于一套双面同源的运行机制，由以下三个核心命题构成。

命题一（成本转嫁杠杆）：新旧媒介格式之间的架构切换，充当了隐性基础设施成本从身体基底到媒介接口的“转换杠杆”。传统大众媒介（以电视直播为典型）依靠同步强制汇聚观众注意力，但其“强制性”本身并未提供注意力——注意力必须来自观看者未被榨干的时间和未被切割的身心状态。格式只提供汇聚的平台，不提供汇聚的资源。当数字媒介以选择性推送取代同步强制时，注意力耗竭的后果不再被格式的强制性所掩盖，而直接暴露在观看者的选择性行动中：一个被劳动榨干的人，在新格式下可以“选择”不看——而他的“选择”正是新格式将身体耗竭翻译为仪式断裂的转换点。

命题二（成本遮蔽机制）：传统媒介秩序下的仪式“完整性”依赖于成本的历史遮蔽。被仪式完整性排斥在外的底层群体——那些从未拥有整块时间、安静空间和不受侵扰注意力的人——在其不必承担代价的表象中缺席，其缺席不被统计，亦不被视为仪式的缺陷。由此，“全民同步”成为一个有前提的幻觉：它的前提是特定阶级的沉默。成本遮蔽不是阴谋，而是基于话语权不对称的认知条件——那些承担最大牺牲的人，也最缺乏将牺牲定义为“牺牲”的话语能力。他们不抱怨不是因为不痛苦，而是因为媒体和公共话语——也就是“节日”、“全民”、“盛世”的生产者——很少为他们提供一个言说这种痛苦的发言席。当一个人手里没有承认牺牲的词汇，或者在主流叙事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么缺乏抱怨就不意味着缺乏痛苦，而更多意味着叙事的空缺：牺牲者还不具备把牺牲说成牺牲的条件。阴影中的沉默，比起有意的沉默，更接近于“无法被听见的在场”。

命题三（成本摊牌后果）：当代的仪式危机，并非因为隐性成本首次出现，而是因为成本从沉默的承担者流向话语权拥有者——成本账单被第一次寄到了有能力定义“我们正在失去什么”的人手中。摊牌的结果不是所有人失去了相同的东西：中产失去了完整的宁静，底层从未拥有完整的宁静，但失去了嘈杂中共同在场的替代性仪式形态——这些形态虽然不是“完整”的，却在缝隙中制造了独有的社会关系密度。不同阶级在摊牌中各自失去的东西是不可互换的——中产怀念的“完整合生”，底层从未拥有过；底层在替代性合生中所获得的社会关系厚度，中产也从未体验过。

这三个命题构成了同一个机制的不同侧面。命题一回答“机制在何处被触发”，命题二回答“机制为何曾不被察觉”，命题三回答“机制被触发后的差异化后果”。三者不可彼此替代：丢掉命题

一，成本摊牌的技术条件变得模糊；丢掉命题二，危机感的历史性无从解释；丢掉命题三，当代焦虑的阶级梯度被消解为普遍的损失。

3.3 坚固与崩塌的双面同源

本文理论最具结构的特征可以表述为：仪式的坚固与崩塌，乃是同一项机制在两种条件下的不同显现。当成本被成功地、无声地转嫁给承受者（承担者缺乏话语权）时，仪式表面完整——这是坚固的条件。当媒介迁移与劳动碎片化导致成本开始向有话语权者回流时，仪式表面破裂——这是崩塌的条件。

由此，本文拒绝一个常见的叙事：仪式曾经在，后来渐渐失落。更具穿透力的诊断是：仪式从前也从未真正“完整”过，一如没有自然的基础设施——水源、电力、交通——从不自我维持，一切公共生活的正常运行都依赖着某处的损耗。仪式的“黄金时代”，不过是被损耗者的沉默时代。正因如此，仪式的崩溃之路，在其最坚固的时刻便已铺就。

3.4 一处必须正面顶住的占位：基础设施只在故障时才可见

本文的核心命名借自基础设施研究，因此必须正面处理这个领域最著名的一条判断，而不是绕开它。绕开，本文就是在靠不引用来制造原创的假象。

苏珊·利·斯塔在《基础设施的民族志》（Star, 1999）中给出了那条被引用最多的判断：**基础设施的定义性特征就是它的不可见——它沉入日常，只有在故障的那一刻才浮现为一个对象**。水管在漏水时才被看见，电网在停电时才被看见，制度在失灵时才被人谈论。斯塔与斯特劳斯（Star & Strauss, 1999）进一步把这条判断推到劳动上：维持系统运转的大量工作被结构性地设计为不可见，而不可见本身是这些工作得以被廉价占用的条件。

必须明说：本文标题里那句“看不见的维持”，以及全文的核心结构“维持表面正常的一切都在暗中消耗着未被承认的资源，当消耗变得可见，正常随即瓦解”，与斯塔那条判断在形式上高度重合。本文原稿曾试图用“经典基础设施研究关注物质技术系统，而本文的隐性基础设施由不计价界定”来切割——这道切割太薄了，因为斯塔本人早就把不可见性推到了非物质的劳动与分类系统上。这里必须承认：本文没有发明“不可见—故障—显形”这个结构。

那么本文还剩什么？剩下的是**显形的方向**。

在斯塔的框架里，显形是**功能性的事件**：基础设施因为出了故障而被看见，看见发生在承受者与使用者身上是同一件事——停电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黑暗里。她的分析对象是不可见性本身，处方也因此指向**让不可见劳动被看见**（记账、命名、赋予地位）。

本文主张的不是这个。本文第三节所论的显形不是故障引发的，**恰恰相反：它是成本转移路线改变引发的，而系统的技术运转从未出过故障**。世界杯的转播没有中断，信号没有变差，赛事组织也没有失灵。改变的只是账单寄给了谁。于是显形具有一个斯塔框架里没有的属性：**它是有方向的、分侧**

的——成本从沉默的承担者流向有话语权者，于是“危机”这个词被发明出来；而在成本仍由沉默者承担的那些年里，同一套损耗规模相当，却没有产生任何“危机感”。

这引出一个更尖锐的推论，也是本文与斯塔最重要的分歧：**按斯塔的框架，让不可见劳动被看见是解药；按本文的框架，“被看见”本身不改变损耗总量，只改变损耗的分布与被叙述的资格。**一个社会可以在完全看见了这些成本之后，把它们原封不动地留在原处——只是从此多了一套讨论它们的词汇。

这个差别是可裁决的。斯塔一脉预测：不可见劳动的可见度上升（被命名、被统计、被公开讨论），其承担者的处境指标随之改善。本文预测：**可见度上升与承担者的实际负荷之间不存在稳定关联；显著改善的是有话语权群体的表达密度，而非承担者的负荷。**设计见第六节第一组。

4 方法论

本文是一项理论建构导向的概念分析研究，其方法由三个层面构成。

4.1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解剖样本 + 理论建构 + 跨学科结构同构映射 + 机制证伪设计”的多步骤框架。

选择世界杯作为解剖样本，并非因为它是集体仪式的一般代表，而恰是因为它的极端性——它是当代规模最大、可见度最高、情感浓度最强的集体仪式之一——使得隐性基础设施的机制在其案例中被高度放大。世界杯观看所需要的整块时间、安静空间和注意力连续性，在一个碎片化劳动的时代，构成了一种几乎奢侈的准入条件，这使得隐性成本的存在和回流尤为触目。理论从极端案例中提取的结构模型，随后可在公共服务、教育公平等其他集体消费领域中接受结构同构检验。

4.2 分析策略

分析采用四步推进：(1) 从世界杯经验材料（媒体报道、观众自述、媒介变迁的技术数据）中蒸馏出核心机制——隐性基础设施的运作逻辑；(2) 通过与既有理论范式的系统比较，论证这种机制的不可还原性和不可消解性；(3) 通过跨学科结构同构映射，检验该机制在其他领域中是否具有解释力；(4) 通过机制证伪设计，提出排除最强竞争解释的可操作检验方案，使理论命题置于被证伪的风险之下。

4.3 方法局限

本研究作为理论建构，明显的局限在于经验验证的初步性。隐性基础设施的命题虽已在世界杯案例中得到初步的概念定位和跨场景印证，但在社会层面上的统计检验尚付阙如。特别是关于成本回流在不同阶级群体中的差异化体验，目前主要依靠结构性推理而非大规模调查数据。其次，对“底层替代性合生形态”的刻画，目前停留在概念分析层面，尚未开展民族志式的实地研究。这些局限不影响理论命题的构建有效性，但影响其经验推论的边界精确性。本文在第五节中设计的机制证伪条件，恰恰为未来的经验检验提供了可操作的起点。

5 分析与讨论

本节将前面建构的理论框架展开为四个分析维度，并对每个维度进行细致的论证和反驳预期的回应。

5.1 转换杠杆：媒介格式断裂如何触发了成本再分配

世界杯观看的媒介史揭示了一个被普遍忽略的对接点。在电视直播的黄金时代（大致为1980年代至2000年代），亿万观众同步观看同一场比赛，这一事实被广泛引用为“全球共同体”的证据。然而，“同步”的技术事实，不应混淆于“资源充足”的物质事实。同步强制——定点定时的电视转播——只是一种汇聚的形式，它制造的时间秩序本身并不提供它所汇聚的注意力资源。注意力的实际提供者，是观看者的身体——一个没有被工作榨干的身体、一段不被照料责任打断的时间、一个可以自由投入情感而不被监控的私人空间。

这一区分对于理解新旧媒介格式交接处的断裂至关重要。当数字平台以“选择性推送”（用户可以随时点播、回放、定制信息流）取代了同步强制，表面上看起来用户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然而，选择需要前提——一个能够做出选择的主体，他必须对所选择内容有充分的注意力留存。如果这个主体在打开屏幕前已经被一轮又一轮的劳动和碎片化信息交互消耗殆尽，那么“选择”就从一种权利转变为一种新型的强制性——你必须主动选择看，而你却没有足够的完整注意力来维持看到底。

这正是“格式-身体解耦”的要义：新旧格式的转变恰好发生在身体耗竭的后果最容易被暴露的接口上。旧格式的“强制性”曾经补足——或者更准确地说，遮蔽了——注意力的不足：只要你打开了电视，节目就持续播放，被动接受在那一刻暂时卸下了你的选择负担。新格式将选择负担交还给用户，但在交还的同时，并未交还完整的注意力。身体已经在别处被耗尽了，现在又要为选择负责。断裂发生在这个交接点上——这是成本从身体基底回流到观看者意识层面的第一道闸门。

反驳预期一：竞争性的主张可能是：“新格式本身也可以重新设计，模拟旧格式的同步强制——比如直播推送、定时通知，技术可以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这一反驳抓住了技术修补的逻辑，但忽略了问题的根基不在格式本身，而在格式受体的身体状况。数字平台当然可以模仿同步强制，但用户也可以选择忽略同步提醒，继续沉浸在碎片化的信息流中。选择可以忽略的前提，——也就是用户的注意力已经被分割到无法对单一信息源保持忠诚的程度——仍然无法被格式本身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技术修补”不能替代对物质基底的修复。

5.2 同步的幻象：成本的历史遮蔽

成本从沉默之处向可见域的回流，必须放在一个更长时段的阶级与认知的历史中来理解。在电视直播的黄金时代，全社会共享的叙事是“我们在同一时间看着同一场比赛”——这是一种制造共同体的修辞。然而，潜藏在这一叙事之下的，是一个结构性的缺失：那些从“我们”中被排除的人，从未被计入统计。

证据并不隐蔽。时间使用研究（例如，Robinson & Godbey, 1997; Gershuny, 2000）长期显示，工薪阶级和贫困线以下群体的闲暇时间显著少于中上阶层。这种差距在重大赛事期间被放大而非缩小——服贸人员、物流工人、医护轮值人员，正是在“全世界都在看球”的时刻被要求提供超常的弹性劳动。他们的缺席维持了另一些人的在场。更深的遮蔽在于认知层面：仪式的完整性被定义为其可见参与者的体验质量，而不可见的参与者则不被视为仪式缺失的对象。仪式的“完整性”，因此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基于排除的统计偏差。

这不是一个关于有意欺骗的论断。遮蔽的逻辑运作于话语权的不对称之中：承受仪式成本最多的群体，也是最不可能将成本命名为“牺牲”的群体。将不可见的牺牲重新定义为“仪式完整性所需要的前提条件”，需要一种认知上的翻译——而传统的话语体系没有提供这种翻译的词汇。“加班没能看比赛”，在通常叙事中或者被看作个人选择，或者被看作工作要求的无奈，但很少被理解为：此人的时间被抽走，是为了让他人的“世界共同在看球”这一叙事得以维持。叙事之所以是“同步幻觉”，正在于这种牺牲不被表达为牺牲。

反驳预期二：一个合理的反对意见可能是：“但每个社会都有工作和闲暇之分，任何集体活动都有一些人无法参与。把这种普遍现象专门命名为‘同步幻觉’和‘隐性成本’，是不是在任意寻常的社会分工？”这一反驳触及了理论区分的关键。隐性成本的特征不在于有人无法参与，而在于无法参与被系统地无视，且这种被无视构造了“完整”的假象。当无法参与被归因为个体的不幸（“可怜人运气不好要加班”）而非系统为整体制造的牺牲时，成本的可转移性才得以维持。隐性基础设施的概念，恰恰是要打掉这根支柱：将不可见者揭示为整体的结构性损耗，而非个体的偶然缺席。

5.3 退化的阶级梯度：成本摊牌后的不对称失去

当成本开始回流时，不同群体失去的东西截然不同，且这些失去不可互换。这是对主流“仪式衰退”论述最关键的校正：没有一种统一的“我们失去了一种共同体验”的故事，因为“我们”从未共同拥有同一种体验。

对于中上阶层而言，失去的是曾经可供支配的完整沉浸：一间安静的客厅，不被信息茧房打扰的注意力，可以任由情感在九十分钟内自由波动的奢侈。这是文化怀旧中最常被书写的情感——怀念那种“简简单单看一场球”的年代。然而，这种怀念本身是被阶级位置所框定的：那些从未拥有过安静客厅、其童年观看记忆就是嘈杂酒吧或公共屏幕前的群体，不会有那种“失去完整宁静”的遗憾感。对于底层群体而言，成本摊牌的情况更为复杂。一方面，碎片化劳动和非标准工时对注意力的榨取，比中产更甚——他们从来不曾拥有完整；另这一方面，旧秩序下的替代性合生形态——酒吧中从头到尾的嘈杂共看、工厂宿舍里小屏幕前的拥挤共情——也在新媒介环境中发生退化。当底层被迫碎片化观看时，他们不仅失去了（本就没有的）完整宁静，还失去了替代性合生中社会关系的密集在场。

二者的失去不可互换，也由此不可通约。中产失去的是一种独处的宁静深度，底层失去的是一种共处的喧嚣厚度。中产的怀旧是无法在底层复刻的——因为底层从未进入那个怀旧指向的叙事空间。底层的失去也难以被中产的诗意叙事编码——因为那种失去不具有审美上的美感，它浑浊、嘈杂、缺乏修

辞。仪式的危机因此在不同的阶级位置上有截然不同的情感纹理。任何统一的“衰退叙事”，要么是中产的阶级偏好的无意识投射，要么是无视了多种丧失之间的不可通约性。

反驳预期三：“但这种分析是否过度强化了阶级对立？在世界杯这样的全球性事件中，阶级差异难道不是被‘我们都是球迷’的情感共鸣所暂时消解了吗？”这一反驳触及了仪式意识形态的核心。是的，情感共鸣确实存在，且不应被贬低。但本文指出的不是共鸣不存在，而是共鸣的准入条件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共鸣的体验本身已经是一种阶级特权——需要不被劳动榨取的身体、不被经济恐惧占领的心智，才能完全释放情感共鸣。因此，共鸣是真实的，却也是筛选过的。

5.4 机制证伪条件：如何排除竞争解释

理论构建的最终可靠性，取决于它在面对最强竞争解释时的抵抗能力。本节设计一个可操作的检验，用以区分本文的“隐性基础设施”机制与它最直接的替代解释。

最强竞争解释：“其实不就是没钱没时间吗？”——这是最为朴素也最难反驳的竞争解释。它主张：人们不再拥有完整的世界杯观看体验，纯粹是因为经济压力增大和工作时间延长，导致了客观的资源匮乏。媒介碎片化、注意力耗竭、多任务躁动等等，都是资源匮乏的次级症状，而非需要独立命名的机制。

本理论的区分性预测。隐性基础设施机制在控制了绝对资源水平（收入、工时、住房条件等）之后，仍然应该做出独立的预测。具体而言：即使在物质条件相当甚至更为优渥的群体中，当仪式体验的隐性成本（整块时间、安静空间、注意力连续性）被公共话语首次暴露在个体面前时——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忽然意识到“要好好看一场球需要这么多我从未思考过的前提条件”时——仪式崩解的感知会显著增强。这种效应独立于绝对物质匮乏：它不是“我没时间看”，而是“我知道了完整的观看需要什么样的时间，而我意识到我无法拥有那样的时间”。前者是资源短缺，后者是认知暴露带来的规范性缺失——账单一经看见，就不能再被无视。

竞争解释的预测则是：只要物质条件改善（如缩短工时，增加收入，改善住房使得独处空间变为可能），体验就会自动修复。本理论的预测与此不同：物质改善无法单独修复体验，因为体验的不完整体已经被编码为一种被亏欠之感——曾经无需言明的前提条件现在被意识到了，这一意识本身持续存在，不随物质改善而消失。

操作化的检验设计：

- 样本：招募城市在职成人，分层抽样确保覆盖不同的收入阶层、职业类别（体力劳动、服务性劳动、知识劳动）和工作时间安排（固定工时、弹性工时、非标准工时）。

- 关键自变量：隐性成本暴露程度。通过实验操纵或自然测量加以操作化。一种方式是使用文本启动：随机分配受访者阅读一段关于“完整观看一场世界杯所需要的条件（时间、空间、注意力）”的描述性短文，对照组的短文内容与观看条件无关。亦可在自然条件下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受访者日常接触类似话语的频率（如社交媒体上“好好看场球有多奢侈”讨论的暴露程度）。

- 因变量：仪式体验的完整性感知。通过李克特量表测量受访者对“我能完整沉浸地享受世界杯比赛”的同意程度，并辅以行为指标（实际完整观看时长、观看期间的分心次数自我报告）。

- 控制变量：个人年收入、周工作时长、通勤时间、育儿负担、住房面积（是否拥有可独处的空间）、一般生活满意度。

- 检验逻辑：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在控制所有物质条件后，隐性成本暴露程度应当独立预测体验完整性感知的下降。竞争解释则预测，一旦物质条件被控制，暴露效应的显著性应当消失。

- 证伪判决：如果控制物质条件后暴露效应消失，则本理论可被宣告为伪——仪式危机的解释应当回归到绝对资源匮乏论（“就是没钱没时间”）。此时，政策干预的方向应当是直接改善物质条件：缩短工时、提高收入、保障闲暇。如果暴露效应在控制后依然存在，则物质改善不足以单独修复仪式——修补仪式的条件不是“更多人拥有完整的时间”，而是“隐性成本被共同承认、重新谈判并寻求集体补偿”。前者指向资源再分配，后者指向认知正义和制度的重新设计。

反驳预期四：“这一检验的操作化仍然偏概念化。具体的样本量、效应量需要更多研究才能确凿。它也依赖于受访者诚实的自我报告，而主观报告常常不可靠。”这一反驳是成立的。本文提供的证伪条件是一个待执行的实证方案，而非一个已完成检验的结论。它的理论价值在于指示了可以证伪的门径：指出了哪一个变量必须在控制后独立起作用，指出了哪一种结果会导致整个框架的退场。这比泛泛地声称“理论需要经受检验”更具结构性分量。

5.5 综合讨论：双重面孔的同一结构

隐性基础设施的结构模型，将视野从“仪式的失败”转向了其根基处更深的不自洽。本文的诊断不在于感叹仪式正在逝去，也不在于对技术变革施加道德谴责；它更试图指认一种双面的结构逻辑。

仪式的坚固，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信贷体系：它预支了一些人的时间和注意力，却没有将这项负债计入任何账目。仪式的崩塌，是信贷到期的一刻——不是体系的突然失灵，而是体系赖以遮羞的假账终于被迫公开。从政治经济学（公共品维持的隐性成本）、基础设施研究（崩溃使正常可见化）、媒介考古学（格式切换暴露自然化的前设）到劳动研究（完整注意力作为阶级特权），这一双面机制在多个学科中以结构同构的形式复现（参见表1）。这表明，世界杯不是孤例，而是当代社会运行逻辑的一个展演性极值。

表1：隐性基础设施的跨学科结构同构

学科	结构同构
-----	-----
政治经济学	公共品维持依赖不被计价的私人成本，成本摊牌即危机
媒介考古学	媒介格式的切换暴露了旧格式下被自然化的物质前提
认知人类学	集体仪式完整性需要不被公开讨论的身体规训作为基底

| 城市社会学 | 中心区的繁荣依赖边缘区不可见的消耗 |

| 生态哲学 | 系统的稳定建立在未被核算的熵外化，外化终将停止 |

| 劳动研究 | 完整注意力的持续是一种阶级特权，被误认为普遍能力 |

| 基础设施研究 | 关键服务的不可见是功能正常的标志，可见性即崩溃 |

6 本文禁止什么

前五节做的是解释：把仪式危机从“仪式退化”或“注意力被商品化”重新读成隐性成本的转移与摊牌。本节做相反的事——写出如果这条线索为真，哪些事情**不应该被观察到**。

6.1 第一组：与基础设施不可见性的分歧（主判据）

被占位者。 斯塔（1999）、斯塔与斯特劳斯（1999）：基础设施与维持性劳动的定义性特征是不可见；显形由故障触发；处方是让不可见被看见。

剩余分工。 本文主张显形由成本转移路线的改变触发（系统并未故障），且“被看见”不改变损耗总量，只改变分布与叙述资格。

方向相反的预测。 选取若干项此前不被计价的维持性成本（如轮班者的观赛时段损失、照护者的注意力占用），在部分社区推动其被命名、被统计、被公开讨论（可见度干预），另一部分维持原状，追踪十八个月。

斯塔一脉预测：可见度上升带来承担者处境的实际改善——负荷下降、补偿出现、分配被重新协商。

本文预测：可见度上升显著提高有话语权群体对该议题的表达密度与议题熟悉度，但承担者的实际负荷指标不显著改善；两者之间不出现稳定关联。

若观察到什么，本文失败。 若可见度干预显著降低承担者的实际负荷，则“被看见不改变损耗总量”这一主张不成立，本文应被收编为不可见劳动研究的一个案例。

观测量。 主结局为承担者的实际负荷（周内可自由支配的连续时段小时数、被打断次数），由日志法采集。次要结局为公共讨论中该议题的出现频次与非承担者的议题熟悉度。

6.2 第二组：与仪式退化论的分歧

被占位者。 涂尔干—柯林斯一脉的集体欢腾与互动仪式链：仪式效力依赖身体共在与节奏同步，媒介中介化导致效力衰减。

剩余分工。 本文主张仪式“从前也从未真正完整过”，完整性是成本被无声承担的产物。

方向相反的预测。 用口述史方法采集不同阶层群体对“过去的观赛体验”的回忆。退化论预测各阶层的回忆一致指向一个更完整的过去，且完整度评价与阶层无关或弱相关。本文预测：**完整度回忆与当年的阶层位置显著相关**——低阶层受访者对“黄金时代”的完整性回忆显著低于中产受访者，且他们回忆的替代性观看形态（嘈杂中的共同在场）具有独立的社会关系密度。若各阶层回忆一致，本文的“完整性是幻觉”这一核心判断失败。

6.3 第三组：与注意力经济批判的分歧

被占位者。 克拉里一脉：注意力被资本全面商品化，导致体验的普遍贫化。

剩余分工。 本文主张关键不是注意力被占用的总量，而是占用的**可见性与可归属性**。

方向相反的预测。 分别测量个体的注意力被占用总量与“被占用而无从归责”的比例。注意力经济框架预测总量是主要预测变量。本文预测：**在控制总量之后，不可归属占用的比例仍显著预测危机感自陈；而在控制不可归属比例之后，总量的独立预测力显著下降。**

6.4 第四组：与“这只是收入或时间贫困”的分歧

被占位者。 最直接的替代解释：所谓隐性成本，就是穷和忙。

剩余分工。 本文主张关键是成本**不被承认**，而非成本本身的大小。

方向相反的预测。 比较两组承担相近负荷的群体：一组的付出在其所处社群中被明确命名与承认（例如被称为“值班”“贡献”“牺牲”并获得象征性回报），另一组不被命名。贫困说预测两组的仪式剥夺感相当。本文预测：**被承认组的剥夺感显著低于不被承认组，且差异在控制收入与工时后依然显著。**若两组无差异，本文关于“承认”的整套论证落空，问题确实还原为物质条件。

6.5 定性材料的编码准入

口述史材料中“完整性”的评级、替代性观看形态的识别、“被承认”的判定，须先由两名编码员在独立样本上分别编码，Krippendorff's $\alpha \geq .80$ 方可进入分析；未达标者重训编码框后重测，不得以协商方式抹平分歧个案。受访者的当年阶层位置须依据可核查的客观指标而非自评归类。编码规则、争议个案与最终裁定须随文公开。

6.6 禁止清单

如果本文是对的，以下现象不应被观察到：

- （一）不应观察到：可见度干预显著降低承担者的实际负荷。
- （二）不应观察到：各阶层对“黄金时代”完整性的回忆一致、与当年阶层位置无关。
- （三）不应观察到：控制注意力占用总量后，不可归属占用比例对危机感无独立预测力。
- （四）不应观察到：负荷相近但被承认与不被承认的两组，剥夺感相当。

(五) 不应观察到：在成本被完全明码计价并补偿的场景中，仪式危机感与未计价场景相当。若这一条被观察到，本文的整个成本框架失效。

6.7 本文不主张什么

本文不主张世界杯或任何集体仪式不值得举办。本文的分析对象是成本的分布与承认，不是仪式本身的价值。把本文读成对大型赛事的反对，是把一个记账主张误读成了一个价值判断。

本文不主张底层群体的体验必然更贫乏。第五节已明确：不同阶层在摊牌中失去的东西不可互换，底层在替代性形态中所获得的社会关系厚度是中产从未体验过的。任何据本文推出“底层被剥夺了完整体验因而更可怜”的读法，都与本文的主张相反。

本文不主张隐性基础设施能解释仪式危机的大部分方差。赛事质量、球星更替、时差、社交媒体的剧透与碎片化都在本文射程之外。本文只主张：在解释“为什么危机感恰好在此时被广泛表达”这一特定问题上，成本摊牌比“仪式退化”更能承担解释责任，也更容易被推翻。

本文不主张已经提供了任何经验证据。本文是概念建构与结构类比，第五节是分析性叙事而非田野材料。本节四组预测一条都还没有被真正跑过。第二组是其中最便宜的——一轮分层抽样的口述史即可跑出雏形，而且它很可能推翻本文。

7 结论

7.1 核心发现

本文从世界杯观看危机的悖论出发，提出了“仪式体验的隐性基础设施”这一理论概念。核心发现可以浓缩为一句话：集体仪式的完整与崩解，是同一套成本转嫁机制在两种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当成本被成功转嫁给沉默的承担者，仪式显现为完整；当成本回流到有话语权者，仪式显现为崩塌。仪式的“黄金时代”，不过是牺牲者的沉默时代。

7.2 理论贡献

在理论上，本文在两个层面做出了贡献。第一，提出了一个可迁移的、此前未被精确命名的新概念——“隐性基础设施”。它填补了仪式退化论、注意力经济批判和文化消费分化论之间的理论缺口，将格式断裂、生命时间商品化、阶级体验分化统合在成本转嫁、遮蔽与摊牌的完整机制中。第二，指出了这项机制的双面同源特征：坚固的根基同时是崩塌的症结。这一洞察对既有范式构成了有意义的校正——系统失败不是偏离正常轨道，而是“正常”从一开始就依赖于一个不平衡的条件。

7.3 实践与政策含义

本理论的政策指向不在媒介内容或技术设计的修补之上，而在于承认并重新分摊构成仪式的隐性成本。具体而言：(1) 劳动力政策需保障不可消减的闲暇时间——不仅是为休息，而是为公民参与集体文化生活的条件；(2) 城市空间规划应确保免费或低成本的集体观赛空间，对消解安静-嘈杂之于各阶

级体验的层级落差具有基础性作用；(3) 媒介平台的公共讨论，应当将“完整的观看体验”从个体化能力失败（“你怎么这么不上心？”）重新框架为公共设施失读——仪式的缺欠不是个人的疲乏，而是公共资源被系统性抽空的信号。

7.4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文作为理论建构，经验检验的初级性是首要局限。隐性基础设施命题的下一个重要步骤，是在社会调查中执行上文设计的机制证伪检验——控制物质条件后，隐性成本暴露是否能独立预测体验崩解？这项统计检验的结果，将决定理论是否能够存活。第二，本文对“底层替代性合生形态”的刻画停留在概念推理层面。民族志式的研究——追踪工薪阶层在有限条件下如何创造集体观看的替代方案，以及这些方案在新媒介环境中经历何种退化——是深化理论经验根基的必要路径。第三，本文依托世界杯这一极端案例，其向其他公共仪式（政治典礼、宗教节庆、文化节展）的推广性尚待检验。第四，隐性基础设施的概念是否可延伸至非仪式领域——如教育公平、医疗服务、城市基础设施——需要进一步的结构同构分析。第五，也是最根本的，如果本理论的证伪条件被满足（控制物质条件后暴露效应消失），理论将被迫退场；但这失败的路径本身，也为研究指示了更明确的方向——资源绝对匮乏的改善，将成为干预策略的合理焦点。

致谢：作者感谢在初稿阶段提供批评意见的匿名评阅人，以及在中途学术讨论中给予启发的各位同行。本文由作者独立完成，文责自负。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无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uldry, N. (2003). *Media rituals: A critical approach*. Routledge.
- Crary, J. (2013). *24/7: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 Verso Books.
- Crawford, G. (2020). The class politics of sport spectatorship.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71(3), 498-516.
- Dayan, D., & Katz, E. (1992). *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ederici, S. (2004). *Caliban and the witch: Women, the body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Autonomedia.
- Gershuny, J. (2000). *Changing times: Work and leisur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odin, R. E., Rice, J. M., Parpo, A., & Eriksson, L. (2008). *Discretionary time: A new measure of free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chschild, A. R.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chschild, A. R. (1997). *The time bind: When work becomes home and home becomes work*. Metropolitan Books.
- Jarvis, H. (2021). Everyday attention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place. *Geoforum*, 119, 72-81.
- Krippendorff, K. (2004). *Content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 (2nd ed.). Sage.
- Lareau, A. (2011).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2nd 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ovink, G. (2019). *Sad by design: On platform nihilism*. Pluto Press.

- Robinson, J. P., & Godbey, G. (1997). *Time for life: The surprising ways Americans use their tim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Star, S. L. (1999). The ethnography of infrastructur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3(3), 377-391.
- Star, S. L., & Strauss, A. (1999). Layers of silence, arenas of voice: The ecology of visible and invisible work.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8(1-2), 9-30.
- Turner, G. (2022). Second screens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attention in live sports viewing.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4(5), 882-898.